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承州捷報申省狀

賀州捷報申省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虔州捷報申省狀
虔賊捷報申省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平湖寇申省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鶻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檄

奉詔移僞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狀申照對
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離建康府至廣德
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
邀擊金賊襲逐至鎮江府恭依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
府與金賊戰鬬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到僞知溧
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哥及女眞漢兒等今
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尚書并樞密院伏候指
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
狀申恭依指揮遣精銳分頭會合及率人馬直抵承州
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眞契丹渤
海漢兒軍高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眞三人阿主里
孛堇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毛毛可
湿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十二人李延壽趙
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
兒楊章兒孫公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

申尚書省并樞院伏候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閏四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句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收捕曹成除於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兵三萬人

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逢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逢嶺其賊嚴備隘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取奪大寨了當具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月五日遣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

了當其曹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指日伏恐廟堂過憂上勤宵旰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狀申契勘恭奉親札處分措置虔州等處盜賊飛準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賊僞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其彭友等竝不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羣賊尹花八等二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遂率將士戰鬬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鬬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捉到賊魁僞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鬬敵殺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彭鍾超呂添羅閑十陳顒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置訖

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指揮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皐申部押人馬前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僞賊兵逼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鬬敵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到番僞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徐慶牛皐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逢賊戰鬬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甯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顆等及諸路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

太周倫下徒眾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
終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歸業外
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申偽五大王摊賊兵
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
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尚
書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偽五大王摊番偽重兵侵犯唐鄧
州漢上一帶作過飛遂遣發軍馬措置今
雖獲大捷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前去相度
若蔡州可下即行收復差官主管州事畢
班師別聽朝廷指揮伏乞照會

鵲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據本司統領官李

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堙下寨寶等於五月二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刼殺金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千戶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器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檄

奉詔移僞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馹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協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牓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一聖金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
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甯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
人悄悄簾外月龍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
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慮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强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幷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洒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甯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寰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

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九

金陀二編余夙所嗜讀昔年遍搜求宋刻及鈔本手勘一通惜所覯多殘帙其中尚有缺文十餘番未得補完深以爲憾前日偶游文友書坊搜其小屋架底於塵埃蛛網中得宋刊一冊存卷五十九取舊校本核之則有五卷爲昔所未見者遂攜來山中今日伏雨連朝無計出游發興校之抵暮乃畢原書亦晚印缺葉正同然殘蝕之文依約可補者尚得十餘字要可云意外之獲矣癸酉六月十日沅州記於靜宜園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鄭興瀛徐惟錕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纶天辨誣通敘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期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貧宣政之閒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

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惎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儴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絫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寃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恥

而先臣既破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珍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冢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朝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尉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夐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耋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

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敘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貰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敘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起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

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於室
撚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
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
復二則曰冰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
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
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
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眾出師乃首進
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劾使者敗和議
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捄撚世忠軍事且戒令
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
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捄
撚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
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
不幸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
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詔事
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啟大獄
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

高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刼於私而强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覆也嗚呼寃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敺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

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祕計成而劉豫廢
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壖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
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
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
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捥腕而
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
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
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齠
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略誠恨不及逮事
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獨在耳不
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
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
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
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
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
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
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

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使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閒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算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額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

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持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

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略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辨謹敘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

浙江書局總校王崇鼎分校徐惟錕
鄭興瀛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一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撰進

繫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僚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歷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其軍而去

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憲强出臨軍憲喻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官必知盡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救使起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并野記與薛季宣所錄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招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歲被旨從鵬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正月道由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牒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喻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至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之通諭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相侔然其所閒者勢位耳而所以休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壅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不得不然也汝楫獨何見哉當清明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隆古交孚之治望其君而以衰世全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君之功也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徵朋黨詔温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彥博

傳詔責之徵入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徵言盡之矣汝楫之用心何其與徵異也先臣雖奮自單貧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國家之事休戚是同維時翠華南巡國本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啟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再三卒之朱邸肇開青宮茂建堅與子之斷遂非心之願實先臣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閒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儲議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論鎮以爲發議之勇過於賁育先臣雖未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楫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畏忌不以一言報人君此先臣之所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非臣子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媚竈之

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先臣之時知有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涉冒言攷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爵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勛業之已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要名之心可乎國勻大議一并州通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

蚤被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窴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臣之首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人乘閒一僨不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

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
皇帝因採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
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于庭而當時
好諛之臣雜進其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
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與天爲
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聞因竊讀國朝事迹至
此未嘗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
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贊大謀而不疑尤資
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
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
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得罪於當
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明主而不勝羣邪之
害正遂以殞身卽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
哉嗚呼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諛
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至和迄今百有
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
則先臣獨何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
以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申爲之

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顛倒錯亂尤爲昭
昭臣不敢以臆說與戒辨請以高宗皇帝宸翰爲
證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言
及先臣建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臣因召對寔建
此請又以爲諜報虜酋將有所挾以入京師先臣
與弼會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此
既又託爲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重兵於外此事
非所當預矣之以先臣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
造膝之語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歷上之史院板而行
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先臣之不幸而竊怪
夫弼之果於誕也夫丁巳歲紹興之七年也先臣
奉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疑先臣
有自營得軍意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璽書召還復
畀以兵則與弼同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
月而劉豫始廢則先臣召還之時豫未嘗廢也豫
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京之謀夫正資宗之
名何預於虜使先臣謂有益於國本則可而謂以

沮虜謀固不若是其疏也臣之所辨亦既詳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彌請言其所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眾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諭有非恍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彌之說而見其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為可據而彌之說蓋甚誣也

謹按虜人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即乞詣在所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遣張憲姚政軍御札復報曰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緒

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竚也先臣未及覲上遣李若虛至軍御札報曰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則是先臣累請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建儲之請密以奏上御札報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即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奏而其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爲先臣建儲之議設也御札之連文曰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攷之時事則其爲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先臣嘗密疏言於紹興十年之後而未嘗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興師請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諜報而欲立此以沮虜謀也況諜報之事其爲不根臣之辨尤明則弼所謂玉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之說先臣有衝風吹紙之事怪其習小楷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面奏疏聞之有異弼其果於誕者按弼之在先臣幕爲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遠徙獨弼不

與偃然如故公議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爲小人苟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至初不足以污筆櫝獨忘國而謀家忘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爲游談聚議之說矯玉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奧其用心之姦擠崖之險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國朝之律偽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者弃市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爲之而其矯爲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典誠不爲過夫制書不可矯也玉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當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高宗以宏略聖度致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爲進對折旋

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天語者其罔上誣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洋洋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以爲恥則又臣之所甚未諭夫先臣爲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社稷謀顧不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以下原闕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一

浙江書局總校姚　烺分校鄭興瀛　徐惟錕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二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蚤稱敢毅亟蒙獎拔不十年間致位三孤且復使之握重兵居上游其所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虜寇大入疆場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掎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

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忽卒復
還所幸諸帥兵力自能卻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
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聖恩寬大例有樞筦之
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
已譏其僞又言竊見樞密副使岳飛頃由簡拔委以節
制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寵數
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利不復爲國遠
圖矣故昨來被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
茲者銜命出使則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
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又聞
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安閑每對士大
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僞固不得而知然以陛下眷
待之隆委任之峻不思報稱遽爲是計亦憂國愛君者
所不忍爲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
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
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
若堅拒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虜犯
淮西張俊既全師遇敵朝廷連降聖旨趣飛來援而逗

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爲辭大將之體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處飛爲副超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意激昂尙蓋前失而外爲恭遜情實飾姦又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動飛當是時豈以謂虜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效卞莊刺虎之說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江之計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興小曆曰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敘紀王伯庠撰曰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親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

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親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

上始有誅飛意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壯心已闌且軋於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惟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竊取其似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之不得爲全人也則又卽其似而求有以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有時而窮則眞者見矣今乃不忍於一朝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眞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眞而讒以似雖晦之必彰之舍眞而蓋以似雖愛之實害之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詔之辨尙可緩而軋於和議之說蓋所當先也臣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先臣也固有甚明者證之先臣本心之眞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虜叛盟軋和之志公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北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赦之表忤時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原闕期於

渾瑊復唐之大功闢屈己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謀國之不臧嶽祠之盟與將佐言者也特首言其蹀血虜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者也猶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詠翠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紓情幽曠而二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必於君言語必於國天下至于今誦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賜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啟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嗚呼卽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乎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勃乎其中勢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誠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盍求其似而言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鎮運籌樞府視秩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矣則吾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爲國遠圖之（原闕）人庶幾

信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以爲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抑使天下之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寵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復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劉騰六奏貫穿一辭先後皆是言也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顛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於讒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爲響應虜酋腹心皆受密約師反墮於姦臣通虜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闌而不前乎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既先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見之漫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觀而又惟屈已之是求或者軋於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讒之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

君抑君有命而謂吾志之闕且告其不聽已驗之說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則止沸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尙何非之可蓋抑臣攻之虜之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它而先臣激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虜酋之不道願備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賊以必成功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先臣之請而許之奎畫煌煌匪臣所得而託言也況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詔既思虜穴必虛乞擣京洛以制其弊又恐急於退虜乞出蘄黃以議攻郤其拳拳憂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御札尤爲明著初未嘗以非己責而自安也今有巨室焉紀綱左右各司其職適有外侮而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爲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

心特切而衛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
前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主不己
知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也是僕也非病狂
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
大則先臣之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
請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況夫臆度之
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驗十年冬
司農少卿高頴自陳欲稗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
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爲攻取計蓋已在朱仙
班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頴肯爲此請耶十一年
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先臣曰吾曹當戮
力以復中原何至爲城守計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
淮西援濠之後也使軋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
吁亦明矣雖然猶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則張憲之
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及先臣所誣以通
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一紙之奏方上而秦檜遽下
先臣於獄初無可證之事也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
問反而思之柏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說

或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令以此語詰先臣雖
先臣之辨甚明而莫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
自誣亦非此也卽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
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月秦檜之所以旁求
十二月之十三日而此劄之下乃
而成其罪者蓋無所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
不辨臣按先臣被罪尙書省敕牒之全文曰淮西之
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嗚呼御札之有十
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
之命雖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在
告卽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
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
先臣之出師實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
黃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虜方在廬望
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定遠虜復引去蓋
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臣聞命卽行首尾僅月餘往
來道里不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詔
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所以誣先臣

者以稽違御劄臣不敢以它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
先臣淮西之誣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詔二曰辭以
乏糧三曰不攜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而枚辨
之逗遛軍次以違詔檜之誣也而十九日御劄之連
文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
卿者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況請會兵而破
敵先臣實啟之苟憚於行則何爲上劾奏以自形其
怯乎故奬諭之詔曰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汚鄂之衆
復來自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則先臣非
逗遛矣託乏糧以拒詔亦檜之誣也而三月十三日
之御劄有曰卿聞命卽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
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然則
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況請漕臣而從軍先臣實啟
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召它人以自窺其僞乎故褒嘉
之劄又曰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
則先臣又未嘗它辭矣先臣奉詔出師以大軍爲緩
親以背嵬騎兵爲之先驅其赴援之急亦可知也而
俊乃譖先臣以攜兵爲寡會不知南薰門之戰以八

百人破王善五十萬者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百騎破兀术十萬者亦先臣也況背嵬之士先臣之親軍也潁昌朱仙皆以是軍取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楊沂中以全車毆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寡也俊既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先臣不亦哀哉兀术既遁先臣還軍舒州以俟進止而兀术用鄺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俟詔麾兵而救之兀术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則警報固未上聞而詔命亦未至其時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救濠爲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聞軍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岳幟而亟走者亦先臣也況兀术朱仙之屢敗韓常長莫之乞降皆已望風讋服且先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俊以大兵駐黃蓮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緩也俊既坐收退虜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冤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

御劄有不復顧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上而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敕牒之全文固出於一時酷吏之手而俊之遺先臣書稱前途乏糧以誤先臣者亦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揜也万俟卨患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日雜定之檜乃先收御劄于左藏南庫將滅其迹幸而終未泯於兎焰故其次第時日猶有攷也宸翰之首臣故復以甲子繫日而不敢以重複爲嫌蓋欲其昭明而易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暇日也奈何謂之逗遛至於王次翁之敘紀其爲誣罔尤爲昭灼方兀术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杨皐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謀果何在先臣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親劄十五耳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詔元未嘗有也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居政地瞢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於死地先臣眞不幸哉臣竊惟高宗皇帝留意戎昭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拜數詔者有之一事而降數旨者有之隨鄧襄陽之戰御劄凡四淮西宛葉之

捷御劄凡七虜人叛命再寇河南復故疆援劉錡首
尾兩月餘奉御劄者又二十有三焉豈獨以拜命之
多而謂之逗遛乎冤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
臣所以泣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
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搜刮囊橐
自尚方所賜之外無儹石之儲賜書數篋先已舉而
束之左藏南庫非惟龍翔鳳翥之文祕而不耀而一
時廟謨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沒而無聞於世先父
臣霖猥蒙親擢攝貳匠監露章陳請願復賜還孝宗
皇帝慨念故臣亟降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寶藏
而竊窺神算于雲章之表臣按秦檜當時之醞禍也
蓋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毋謙所被之詔以
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終於莫辨何以言之宸章聖
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幸以尺寸功攀附依
乘故得拜此寵渥誠使得罪亦當上之祕府與天球
河圖並寶而無窮檜乃敢竄之有司之藏其不臣之
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爲先臣之汚祕衛不恪迄今蠹
魚蝸牛之侵雖重飾而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

哽涕而不自勝抑猶有大幸者灘西一十五劄並存而不失爾故臣得以逐時日敘次第而刋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尙何以爲據依而辨之嗚呼檜雖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二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　汪螣采
金肇麒校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繴天辨誣卷之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於邊面最爲要害蓋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國者固如是乎

茲者入覲行朝力辭使命雖已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
自若也夫廟堂算略所從出使飛所爲悉如山陽之事
豈不上誤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
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陛下眷遇大臣務全終始至今
寂然未聞處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
縷陳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藩王室貫
淮上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帥是
臨爲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迺者帥臣入登廟堂
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陛下軫念邊疆宵旰以之亟命
飛等出使措置其事自應仰體淵衷過爲之防而乃宣
言於衆以楚爲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不堅乎兵
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葺之可也兵之不衆
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爲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疏虞
其效明甚質之以三說飛既飛之所言妄矣況吾之所恃以
爲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大江之
險遂與彼共之朝廷雖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飛任隆
兵樞安危所賴而謀國不令乃至於此倘俾參贊廟謨
其不誤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旨起兵則固稽嚴詔

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命出使則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首爲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事飛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致諠外議以謂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夫謀國不忠者其效必至於誤國飛實有焉若使倘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爲何人止聞岳飛不和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爲何事於是力採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則飛自去秋入覲便爲保江之說且欲移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

嗟駭暨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事陛下深思遠慮其付託顧亦重矣方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爲不可臣不知飛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是耶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南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趣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不堅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

秦檜曰原闕三字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詿外議所幸俊上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飛既罷俊獨留鎮江爲備
野史傳曰紹興十有一年奉詔按兵楚州行次鎮江時
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背鬼飛曰不可今國家
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
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
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强問亦勉答曰吾曹蒙國家厚
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今爲退保計何以激厲將士
又不樂語頗侵飛遂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飛懇
救數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弃山陽專欲保江檜風
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柄遂爲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
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
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袁盎以通吳受按於
鼂錯而吳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盎之迹可掩也
翟方進以厚寄于長敗露而輒條長所善者所善被
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陽之役何以異此且
臺評之所以爲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
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

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託之君以爲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戮力以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之兩言自知其中心原闕二字不可掩匿故倡爲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万俟卨羅汝楫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隆馬傷臂爲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況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爲此說以欺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臣以自附於檜也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爲玉音以實其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並入版圖半上職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

遁將議遂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筦者此檜也通書虜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貶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尙何後患之有況熊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君者所以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爲己禍而篤說於先臣以併誣其君也且建炎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爲慮而命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虜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嶮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爲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獻靖安之俘陛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國史可攷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建炎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亙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

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弃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而闇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其決不然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之堂奥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原關謬以爲保淮之說是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爲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又見其尊强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卽依張俊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又曰已親劄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淵衷布於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爲守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當時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之史筆攷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世也檜之欺後

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筦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詞有曰奮身許國彰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劒夫臧宮者雲臺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

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玉音也然克之小厝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有非玉音者該以爲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爲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玉音及此豈非檜以爲己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語而欲以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己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復據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並相者誰乎万俟高也鬳主鍛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之乎又如克所載紹興十一年十月戊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玉音有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刑本意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而玉音又曰

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以明之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上初不許檜實矯詔輿致大理而野史之載戊子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上疑其不然而弗許故有此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北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詔信矣而檜乃易寅之一字爲子而移之於十日之後且復以乞追入爲辭而不明言其爲何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西被詔入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復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轂下何繇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況王俊受告訐之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之罪託爲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刪者亦有以也至於鬲

之二疏克之所據皆出於孫覿誌墓之文覿以諛墓取足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啟譏罵筆於王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爲笑在臣不必深辨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爲跋扈而儷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也夫呂頤浩之元勛而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虜其爲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覿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願託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老死不用而謂廟堂爲非是其識固可原關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爲山東噉棗栗一原闕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覿之取舍如此則詆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克蓋心惑乎沈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覿之所誌則小曆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覿以苟揜万俟卨之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覿之誌而述之冤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矯誣覿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之者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二

金代科總卷二十三

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汪蟾采金肇麒校